

## 跟着诗词去旅行

# 秋入田园仓廩实

本报记者 麻雪

秋收时节,说起西府大地最美的景色,田园的盛景、丰收的美景当属其中!唐代大诗人孟浩然在一次秋日田园聚会后,写下了“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诗句,成为千百年来描写田园风光的范文佳作。“诗情画意”,是不能束之高阁的,这种情韵存在于山水间、田园间,也存在于新兴的乡村旅游、田园露营地。

山、扶风一带,进入秋日大丰收、大喜悦的时节。岐山北塬上的苹果、秦椒红了,岐山秦岭沿线的王其、唐家岭等几个村落,猕猴桃熟了,与临近的眉县猕猴桃一起形成区域品牌;扶风杏林镇的黄桃这几年成为独具

一位就是王维。据记载,王维曾在宝鸡多地游历,留下一些诗篇。有一首名为《青溪》:“……漾漾泛菱荇,澄澄映葭苇。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请留盘石上,垂钓将已矣。”这首诗中描写的田园之景,是王维在黄

份归宿感吧,这两年,我市兴起田园风的露营地,并广受喜爱。比如,金台区刘家台村的理想源野营地以及陵辉村的塔塔帐篷营地、陈仓区贾村镇的文酒村乡村田园露营地、渭滨区石鼓镇杨家山的桃源小镇露营



金台区刘家台村的理想源野营地

### 丰收之喜

眉县的猕猴桃富了农家人,也有不少村镇建起了猕猴桃观光园,如眉县金渠镇宁渠村的观光园,每年都有上万人参观;千阳的苹果红了,果农腰包鼓了,张家原镇的一些苹果采摘园成为乡村旅游新景点……这些田园丰收、观光的景象,便是《诗经》中,几千年前的人们期盼的“自天降康,丰年穰穰”;也是宋代大词人辛弃疾所写“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喜悦与满足的情愫。

翻开市地志办编撰的《历代名人咏宝鸡》,其中有明代诗人王衡留下的《美阳郊行》。王衡是当时的元杂剧大家,他在经过扶风县美阳(今法门镇)一带时,用优美的田园诗风,描绘了这里一派秋日丰收的景象,“清秋日夕淡云烟,回塞山河正晓然。天际晴晖连凤岫,堤边绿柳界秦川。莫言械朴当年远,正是岐丰与世延。路上何人挥大眼,好将淑气对鱼鳣。”日夕、云烟、晴晖、绿柳……诗歌前四句描述的正是秋日里,关中、周原一带常见的胜景。第三句所说的《械朴》,是指《诗经》中一首描述周文王知人善用的诗歌,以此指代周文化发源地岐山、扶风一带丰收的景象。

如今,作为周原故土的岐

特色的农产品,玉米、大豆等基础农作物的丰收更是不必赘述……周原故土上的丰收景观,更值得今天的诗人不吝笔墨地赞颂,值得人们去欣赏秋日田间的美景。

### 田园之趣

如果说,秋日里丰收的景象带给人喜悦和满足,那么,秋高气爽、云淡、草木馨香的西府田园,带给人的就是诗意的情韵。

唐代时,有两位诗人被誉为“田园派诗人”,一位就是本文一开始提到的孟浩然,另外

花川(今凤县境内)的见闻、所感,别有江南秋日的风韵。让人感觉身处秦岭腹地的田园美景中,一股平静、恬淡的情愫油然而生。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为本的国家,几千年来,我们骨子里对田园的眷恋之情不减,从东晋时期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到唐诗中诸多的田园诗,再到如今很多诗人、作家、艺术家对田园的偏爱,其实都从一个方面体现出了我们每个人对田园、乡土的心灵归宿感。

或许正是因为可以给人一

地、凤县黄牛铺镇堆子村的山楂树下露营地等等。在田园露营地中体验一份田园之趣,随意吟哦几句从古至今的田园诗,诗意田园大概如此吧!

历史上,大诗人杜甫曾在宝鸡留下“凉风新过雁,秋雨欲生鱼;农事空山里,眷言终荷锄”的恬静诗句,清代诗人张鹏翻在吴山秋雨之后写下“旭日瞳瞳点翠微,黄花香暖袭人衣”的诗句……如今,正值丰收之喜盎然,田园之趣怡然的西府秋日,正待今天的我们一起走进田野,在赏秋的同时创作更美的诗篇!

## 《周原遗址保护总体规划》颁布实施

本报讯 日前,《周原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经省政府同意,予以颁布实施。

周原遗址内涵丰富,文物遗存众多,是周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遗址。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被国家文物局纳入《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2022年8月31日,省政府第二十八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周原遗址保护总体规划(2021—2035)》。

《周原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颁布实施,为依法保护周原遗址提供了规范,明确了遗址可持

续性保护的措施,对促进周原遗址保护利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以及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规划颁布实施后,我市将以周原文化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和周原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目标,做好周原遗址的保护展示,积极推进周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工作,开展周原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全面提升周原遗址保护利用水平。同时,落实市县两级政府文物保护责任,实现文物安全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织牢文物安全防护网,确保遗址安全。 本报记者 祝嘉

## 岐山皮影飞虎亮相特种邮票



本报讯 近日,中国邮政发行了《虎(文物)》特种邮票一套6枚,其中,“清·皮影飞虎”以陕西岐山皮影飞虎为原型,展现了宝鸡皮影艺术的魅力(见上图)。

《虎(文物)》6枚邮票图案分别为:商·伏鸟双尾青铜虎、春秋·青玉虎形佩、汉·白虎瓦当、汉·错金银铜虎节、金·磁州窑白釉褐花卧虎枕、清·皮影飞虎,全套邮票面值为7.20元。清·皮影飞虎邮票采用触感油工艺表现皮影飞

虎的质感,荧光油墨在紫光灯作用下熠熠生辉。其原型岐山皮影飞虎长42厘米、高28厘米,脚踏祥云,身披火焰,五彩毕具,威武非凡,灵气十足,富有浪漫色彩,现藏于中国美术馆。

值得一提的是,该套邮票的设计者为著名邮票设计师王虎鸣。他长期关注宝鸡民间工艺美术,2002年、2003年,分别以凤翔泥塑马、泥塑羊为原型,设计了被誉为“国家名片”的马年、羊年生肖邮票。(陈思源)

## 唐医学家、医药文献学家王焘



王焘(680年-757年),唐岐州郿县(今宝鸡眉县)人,王珪的曾孙。

### 好医道,博览医药藏书

王焘少年时代,在升平岁月中度过,但由于体弱多病,渐好医道。他天资聪颖,勤于钻研,兼通文武。成年后,初入仕途,任徐州(今江苏徐州)司马,在任期间,母亲久病不愈,他亲侍药汤,数从高医游,穷学其术。

徐州任满,王焘奉调入京,

先在尚书省、门下省长期任给事中,后任尚书省户部员外郎,继任吏部郎中,先后长达二十余年。王焘恪于职守,深得朝廷赏识。这便是他“七登南官(尚书省别称),两拜东掖(门下省别称)”的缘故。其间他还曾供职弘文馆,掌管皇家藏书,从而有机会通览所藏医药书籍,得“古方书数千百卷”。王焘研读之余,勤于摘抄,“自上神农,下至唐世,无不采摘”,积累了大量医药学资料,为日后编著医药方书打下了丰厚的基础。

### 忧民瘼,撰写《外台秘要》

天宝初年(742年),王焘因婚姻之事贬官到房陵(今湖北房县),后遇赦迁任大宁(今山西大宁)。时值炎夏,暑气湿热,瘴疠之气很盛,百姓多患疾病,幼儿病死尤多。王焘即用自己掌握的医药方剂,尽力诊治。他

在实践中发现大量方剂没有从临床病症到病理上分析论述,应用非常不便,深感自己有责任编写一部方、论兼备的新医典。正如他说:“赖有经方,仅得存者,神功妙用,固难称述,遂发愤刊削。”适遇他在房陵和大宁之任,官为闲职,有较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

后来,王焘擢任光禄大夫、持节郾郡(今河北临漳西)诸军事兼守刺史,但为了实现宏愿,仍于军政事务之余,撰写不辍。他在遍览新旧医学著作的同时,着手进行删补整理,并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探讨分析,“凡古方纂得五六十家,新撰者向数千百卷,皆研其总领,核其指归,采而录之,缮而辑之,精究病源。深探方论。”经十年辛勤努力,于天宝十一年(752年),完成了一部方论兼备的医药巨著,因自己远离朝廷台阁于外任时编著而成,故取名《外台秘要》。在自序中,他声明自己编著医书的理由,是想为后世医家留下可供研究的资料,“非敢传之郡邑,且欲施于后贤。”

### 采众长,古医书集大成

《外台秘要》又称《外台秘要

方》,是汉晋以来古代医书集大成者,是一部综合性医学巨著,规模宏大,内容丰富,上自炎黄,迄于盛唐,囊括阙遗,稽考隐秘。全书共40卷,编次1104门,包括伤寒、天行、温病以及内、外、妇、儿、五官、针灸等科。所载医疗方法也很全面,有药物处方、单方、验方,还有外治法、人工急救法、疾病护理法等,至今对临床治疗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外台秘要》全面地总结阐述了前人对医学科学理论的见解和实践经验,特点是不搞门户之见,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该书引用唐以前的医学典籍60余部,几乎历史上所有医学家遗著都是他学习和引述的对象。王焘在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基础上阐述医论,又针对该书有论无方,参考选用孙思邈《千金要方》及其他医书中的药方填补空白,形成一种论后方的格局,每叙述一种疾病或症状之后,都附有若干方剂。他治学严谨,凡所引用的医论和医方,都一一注明出处。其中《范王方》《小品方》《深思方》《许仁则方》《张文仲方》等,均无传本,幸得《外台秘要》的专录,才得以留传后

世。他对论、方都作了认真的研究叙述,如对白内障的临床表现,在全面论述之后,又分别详细叙述了先天性白内障和外伤性白内障的区别。他对“金针拔障术”的阐述,成为我国最早的记载。

### 造诣高,历代校订刻印

王焘在医学上的造诣,在《外台秘要》一书中,得到充分体现。

如天花病的记载,他引《肘后方》时说:“比岁有病痲疮(天花病),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带白浆,剧者数日必死,此恶毒之气也。”书中有20余处引述了有关季节流行病“天行病”的文献,足见他对传染病的重视。对结核病也描述得极细。他对糖尿病的描述,是世界上关于糖尿病小便发甜的最早记录。王焘对针灸法持有偏见,只录灸法而不录针法,此乃医家之弊。

《外台秘要》成书后,以其资料丰富和非常实用,为历代

医学家所珍视和极力推崇,认为是“医方之类书”“宝同圭璧”,多次上书当朝皇帝,请求重新校订刊印。因此,宋、明、清各代都有多种不同版本。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外台秘要》经校正医书局校刻。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经程道行校勘,有经余居刻本。民国四年(1915年)上海鸿宝书局、纬文阁书局石印。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曾根据经余居本影印发行过这一古代医学名著,1996年重印。

### 传国外,备受医家赞扬

《外台秘要》不仅为中国历代名医所引用,在国外也有重大影响。朝鲜的《医方类聚》、日本的《医心方》等书都大量引用了该书的资料。日本东京医官小岛尚质,将《外台秘要》引用《诸病源候论》和《千金要方》原著有关条文逐条对照之后,说:“凡王焘所引书之尚存者,莫不对读,所谓精之极。”

据传,王焘还著有《外台要略》十卷,惜已散佚。(摘自《石鼓阁上看人物》)